

“梦想起航：

两岸青年网络文学大赛”

一等奖作品

纳兰
采桑

著

碧落人间 情一诺

卷一

只应碧落
重相见



台湾90后女作家
呕心沥血之处女作

《芈月传》作者
蒋胜男 倾力推荐！

致敬金庸
《碧血剑》，
却讲述了一个全然不同的
爱情故事

本书可谓把这段故事写得淋漓尽致，从情起、情生，到彼此倾心、生死不渝，整个故事脉络清晰可见，而且作者顺应了历史背景和双方人物背景，让故事以悲剧结尾。

——《芈月传》作者蒋胜男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兰采
桑

著

碧落人间 情一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碧落人间情一诺 / 纳兰采桑著.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8.7

ISBN 978-7-5339-5177-1

I. ①碧… II. ①纳…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25554号

策 划 柳明晔
责任编辑 周海鸣
封面设计 嫁衣工舍
内文设计 吴 瑕
责任印制 朱毅平

碧落人间情一诺(全三册)

纳兰采桑 著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10毫米×980毫米 1/16
字数 957千字
印张 49
插页 3
版次 2018年7月第1版 2018年7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5177-1
定价 128.00元(全三册)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目 录

第一百四十四章	毒杀皇太极	001	第一百五十二章	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033
第一百四十五章	金作屋，玉为笼	006	第一百五十三章	鸿门宴	037
第一百四十六章	再遇采芡	010	第一百五十四章	脱困	041
第一百四十七章	薄情自古多离别	013	第一百五十五章	余义仆受磔刑	046
第一百四十八章	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019	第一百五十六章	前门拒虎，后门进狼	051
第一百四十九章	从此萧郎是路人	023	第一百五十七章	山河表里潼关路	056
第一百五十章	一样晓风残月，而今触绪添愁	026	第一百五十八章	如鸛如鰈在长安	059
第一百五十一章	卖身葬父	029	第一百五十九章	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062
			第一百六十章	一报还一报	065
			第一百六十一章	坦白	068
			第一百六十二章	回京	071
			第一百六十三章	回廊一寸相思地	074

第一百六十四章	三千宠爱在一身	077
第一百六十五章	凄凉别后两应同	081
第一百六十六章	罚跪	086
第一百六十七章	鞭笞	098
第一百六十八章	再次怀孕	092
第一百六十九章	心字已成灰，万刑加身又何惧	096
第一百七十章	好生着实打着问	101
第一百七十一章	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	104
第一百七十二章	天教心愿与身违	109
第一百七十三章	一片伤心画不成	112
第一百七十四章	祝融身前咏哀诗	115
第一百七十五章	似曾相识燕归来	118

第一百七十六章	云鬟香雾成遥隔	121
第一百七十七章	心怜玉骨委淤泥	124
第一百七十八章	稳耐风波愿始从	128
第一百七十九章	最怕仓皇辞庙日	131
第一百八十章	渔阳鼙鼓动地来	136
第一百八十一章	九重城阙烟尘生	139
第一百八十二章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	142
第一百八十三章	相顾无语泪千行	145
第一百八十四章	棍夹铁烙索军饷	149
第一百八十五章	以彼之道，还施彼身	152
第一百八十六章	为谁忍辱心欲狂	155
第一百八十七章	俊面玉容甘毁伤	158

第一百八十八章	为谁风露立中宵	164
第一百八十九章	冲冠一怒为红颜	168
第一百九十章	相见时难别亦难	171
第一百九十一章	伤心兴亡百姓苦	174
第一百九十二章	十八子,主神器	178
第一百九十三章	欢喜红娘朱姊姊	181
第一百九十四章	试与君义结金兰	185
第一百九十五章	三军怒聚山海关	189
第一百九十六章	前朝帝裔难脱险	193
第一百九十七章	开到荼蘼花事了	196
第一百九十八章	自古忠臣帝王疑,全忠全义不全尸	199
第一百九十九章	彼黍离离心摇摇	202

第二百零一章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206
第二百零二章	指鹿为马赵高计	210
第二百零三章	月几出生	213
第二百零四章	萧萧几叶风兼雨	216
第二百零五章	还怕两人俱薄命	219
第二百零六章	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222
第二百零七章	只应碧落重相见	227
第二百零八章	可怜未老头先白	229
第二百零九章	凭仗丹青重省识	233
第二百一十章	尘埃落定万事休	237

第一百四十四章

毒杀皇太极

二人回到中原后，已是掌灯时分，海上颠簸令人疲惫不堪，于是便先找了间客栈投宿。

二人沐浴过后，店伴送了饭食进来。朱毓媿早就饿得前胸贴后背了，当下大快朵颐起来。袁紫清却不太吃，只是支着脑袋，静静地看着她，目光充满温柔和不舍。

朱毓媿被他看得别扭，搁下筷子，道：“你干吗这样看我？”忽然一阵头晕目眩，险些从椅子上摔下。

袁紫清一把搀住她。

朱毓媿揉着太阳穴道：“清……这饭菜有问题……”

袁紫清沉静地道：“我知道。”

朱毓媿见了他的神色，不敢置信地看着他，道：“是你……是你做的手脚……你……为……为……”想问他“为什么”，却唇舌发软，一句完整的话也说不出来。

袁紫清将她抱到床榻上，柔声道：“既然我们回到了中土，有件事我就必须去做，我要去刺杀皇太极。你好好睡一觉，睡醒后，我大概就回来了。”

朱毓媿听到那一句“我要去刺杀皇太极”，有如九天惊雷击落脑门，满腔惊涛骇浪，却抵不过从骨子里蔓延出来的倦意，双眼一闭，登时沉入南柯。

袁紫清替她掖了掖被角，在她额头上轻轻吻了一下，携剑飘然而出。

早在朱毓媿说要离开倭国返回中土时，袁紫清的内心便已流转过无数次杀皇太极的念头了——既然上苍逼他回到原本的世界，那么在樱谷里的袁紫清便已经死了。从今往后，他就是那残忍冷酷、杀人不眨眼的袁紫清！

此次刺杀风险极大，非寻常作案可比，但他早已有所准备。他下意识地摸着怀里的



小匣子,那里面装着两只万蛊蛛!

到了盛京皇宫,时近亥时,但见宫外岗哨森严,巡守密织。袁紫清连忙藏入树荫里,趁守卫不注意,轻飘飘越过宫墙。

皇宫里殿宇重重,不知皇太极身在何处,袁紫清抓住一个落单的小太监,将凝血剑抵在小太监的脖子上,正打算比手画脚地询问他皇太极的下落,没想到小太监见他一身汉人装束,忙道:“别……别杀我……”说的竟是一口流利的汉语。

袁紫清不禁一怔,随即想到盛京原为沈阳,乃是明朝属地,被后金占领后,于天启五年建为京师,至今不足二十年,城内大多是汉人。这小太监八成也是个汉人。

他沉声喝道:“皇太极在哪?”

那小太监吓得都快耍尿裤子了,带着一丝哭腔道:“今晚宗室王公都聚在……在……布库房里看布库……皇上大概也在那……”

袁紫清抓住这个小太监,原本没有抱太大期望,毕竟天子的下落不是人人都知道的,却没想到今晚宗室王公齐聚一堂,真是天助我也。当下又道:“布库房在哪?”

小太监哆嗦着指了指方向。袁紫清随即劈晕了小太监,将他拖入树丛后,往布库房去了。

那布库房是个极开阔的大敞厅,四周有数十名侍卫把守,还有一队宫女太监捧着诸色器物,看似皇帝仪仗。袁紫清心想,皇太极必在其中,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袁紫清拾起石头投掷在花丛里,侍卫目光立即被吸引过去,他随即飞身上了殿顶,揭开琉璃瓦向下一瞧。

满厅灯烛辉煌,四五对布库手斗得正酣。皇太极居上而坐,一边饮酒,一边凝神观看比武。

袁紫清领教过布库的厉害,被布库手缠上了可不得了。若非有万蛊蛛,他还真没把握在成功刺杀皇太极后全身而退。

他悄悄移到皇太极的正上方,揭开了琉璃瓦,将小匣子取出,开启匣盖,用小镊子夹起蛛丝,将两只粘在蛛丝上的万蛊蛛缓缓垂下。

万蛊蛛只有指甲大小,厅内人人专注于布库比武,因此谁也没有注意到两只蜘蛛已垂落在皇太极衣领上。

袁紫清嘴角扯出一丝胜利的冷笑。为了毒杀皇太极,他特地饿了万蛊蛛两天。万蛊蛛此刻碰到血肉之躯,肯定等不及要饱餐一顿了。

他想亲眼看着大仇人皇太极毒发而死,于是静静伏在屋顶上不动。

皇太极丝毫没察觉到死亡已步步逼近,兀自畅快饮酒。他举起酒杯,忽然怔住,碧绿

的酒面上倒映着上方，一片琉璃瓦被移开，一张脸正向下窥视。

姜还是老的辣，皇太极当下不动声色，仰首将酒水饮尽，招来身旁的太监嘀咕了几句。那太监颌首，溜小跑去了。皇太极随即目视前方，笑着和身旁的宗室亲王闲磕牙，浑若无事。

袁紫清此刻专注于皇太极的动静，浑没注意到那太监走到厅外向侍卫长传话。

万蛊蛛怎么还不快点咬皇太极？

忽然间，漫天钢箭射了过来。袁紫清吓了一跳，急忙挥剑斩落箭矢。方才全神贯注于厅内，不料自己已泄了行迹。他瞥眼一看，四下火炬冲天，密密麻麻的侍卫如潮水般涌了上来，手中弓箭挽成满月。

铺天盖地的箭矢密不透风，首尾相连，半分间隙都不露。冷不防一支钢箭“噗”的一声射中了胸口，顿时鲜血四溅，袁紫清险些从屋檐上摔落。他咬了咬牙，忍痛摸出怀里的烟幕弹，向下一掷，随即展开轻功，往宫墙直奔而去。

就在他起步的那一瞬，忽然听到脚下传来一声惊呼，跟着便有无数宫人扯着满洲语惊声尖叫。

袁紫清心中了然——万蛊蛛咬了皇太极！只是遗憾他没能亲眼目睹皇太极毒发而死。

皇太极出事，宫中乱作一团。他顺利逃离布库房，但是胸口的箭伤却让他步履蹒跚，呼吸困难，几乎每走一步，都伴随着撕心裂肺的疼痛，鲜血滴滴答答地落在地上。

耳听嘈嘈切切的人声由远而近，回头一看，一片火光朝自己而来。他将胸口那支箭折断，踉跄走了几步，忽见前方两名宫装女子正陪着一个孩童踢毽子，其中一人赫然就是在三官庙内劝洪承畴降清的女子。

那孩童年约六岁，衣饰华贵，脖子上挂着金灿灿的长命锁，像是个皇子。他当下也不迟疑，一个箭步蹿上前去，一把抓住那孩童，将凝血剑抵在他颈上。

那女子放声尖叫：“福临——”

福临号啕大哭，这时侍卫们已逼近。

袁紫清厉声喝道：“不许过来，再过来我杀了他。”

众侍卫相顾骇然，登时止步不前。袁紫清心中雪亮，这男孩果然是个护身符！

那女子花容失色，浑没劝降洪承畴的气势，用汉语道：“有什么话可以好好说，快放了福临。”

袁紫清道：“待我平安脱困，自会放了他。”他此刻哪知道怀里的孩童就是皇太极和眼前庄妃博尔济吉特氏的儿子，也就是后来清朝的顺治皇帝——爱新觉罗·福临。

庄妃不似遇了事只会哭泣尖叫的一般后妃，她很快就镇定下来，道：“好，我保证让你平安脱困，可你也不许伤害福临。”



袁紫清道：“我答允你。”

庄妃喝道：“所有人立即退出三丈外！没有本宫的命令，谁也不许上前。”

众侍卫知道福临金尊玉贵，不能有任何闪失，于是哗啦啦退开。

袁紫清道：“够爽快，你立即送我出城。只许你一个相送，若有人尾随，我立刻就割了这孩童的脖子。”

庄妃正要答允，身旁的侍女急道：“庄妃，不可。”

庄妃咬牙道：“苏茉儿，我不能没有福临。”

苏茉儿急得不知所措，眼睁睁看着庄妃绝尘而去，袁紫清挟着福临跟在她身后。

苏茉儿一咬牙，向一名侍卫道：“快把此事告知皇上。”

那侍卫道：“皇上出事了。”

苏茉儿一呆：“出了什么事？”

那侍卫道：“小人也不知详细情由，只知御医们全被叫人布库房了。这会儿布库房乱得跟炸营似的。”

苏茉儿道：“那你立即将此事告知睿亲王，快！”

马车上，福临的哭声简直要将庄妃的柔肠给哭断了。

庄妃不断轻声安抚：“福临乖，很快就没事了，福临乖……”

福临只是哭喊：“额娘，救我，额娘……”

庄妃看着袁紫清，乞怜道：“我一定会让你平安出城，你能否先放了福临，不然……不然我做你的人质？”

袁紫清冷冷地横了她一眼，此刻他的伤口鲜血直流，呼吸微微急促，已不想浪费力气说话，若非挟持的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孩童，只怕任何人都能从他手里挣脱。

庄妃看了袁紫清的神色，知道求他没用，纵然一颗心油煎火燎的，也只能絮絮安抚福临的情绪。

出了城门，天高地阔。袁紫清道：“还你儿子。”话声方毕，车帷轻晃，庄妃眼前已不见袁紫清的踪影。

袁紫清施展飞索术钩住远方树梢，迅速飞离马车。跟着，他深深提了一口气迈步急奔，身后福临的哭声越来越远，心神一松，终于后继无力，跌倒在地，一口鲜血喷了出来。他哆哆嗦嗦探手入怀，要去拿芥川鸣赐赠的救命药丸。

才刚拨开瓶塞，身后传来一阵马蹄声。他回头一望，只见睿亲王多尔袞率着一队人马疾驰而来，这群人或是手持弓箭，或是手持火炬，至少上百人。

他心中不禁后悔太早放了福临。他当时听了小孩啼哭，想起魏怜和媿儿流掉的两个孩子，一时生出恻隐之心，才将福临还给庄妃。却不料多尔袞竟然这么快就率兵赶至。

他来不及服用救命药丸，双手撑地，摇摇晃晃起身，冷眼看着多尔衮身旁的庄妃，道：“你说过让我平安出城的。”

庄妃一边安抚号哭不休的福临，一边向多尔衮道：“多尔衮，我答允保他平安。我不能失信于人，你赶紧放了他。”

多尔衮道：“别的我都可以依你，但是唯独这件事不行。此人是刺杀皇上的嫌犯，必须拿回去好生拷问。”

庄妃惊呼：“你说什么？你说皇上……皇上怎么样了？”

多尔衮道：“此事稍后再提。”举起手掌，高声喝道：“放箭！”

一支支火箭“嗖嗖”地往袁紫清身后的树林射去，瞬间树林成了一片火海，火光冲天，几如白昼。原来多尔衮已知袁紫清就是杀死阿泰等人的凶手，心忖他轻功极高，虽然受了伤，却不容小觑，此举便是要封死他的退路，令他插翅也难飞。

多尔衮道：“你已无路可退，就此束手就擒，别再负隅顽抗了。”

袁紫清道：“我乃袁崇焕之子，岂可落入夷狄之手，折了气节！”他从怀里摸出一把十字镖，射死几名清兵，随即转身投入火海中。

多尔衮一呆，原想封锁袁紫清的退路，却没料到袁紫清竟不顾性命闯入着火的树林里。马儿怕火，均不敢闯入树林里，多尔衮只能眼睁睁看着袁紫清的背影逐渐化为一个黑点，最后消失在火光中。

此时盛京皇宫传出丧钟。由于万蛊蛛是倭国毒蛛，咬了皇太极后立即逃之夭夭，位于耳根的伤口又极小，众御医都查不出是什么缘由。是夕，皇太极驾崩，阖宫诸人均震惊不已。白天皇太极还在崇政殿处理政事，毫无异状，不想到了半夜就突然暴毙身亡。只有少数人联想到皇太极的死可能与当夜的刺客有关，但毕竟没有直接证据，只能对外宣告皇太极无疾而终。



第一百四十五章

金作屋，玉为笼



朱毓媿于一个时辰前清醒了过来，她不见袁紫清归来，一颗心火烧火燎，坐也坐不住，只等得心都快焦了。

“砰”的一声，房门被撞开，袁紫清跌了进来，摔倒在地，喷出一口血沫。

朱毓媿一声惊呼，连忙将他扶起，只见他外裳被火烧得支离破碎，露出底下那件防火的天丝蚕衣，但手背、脖子等外露之处仍被烧伤，头发大半被烧焦，胸口插着一支断箭，鲜血直流。

掌柜、伙计见了这情景，都吓得一惊一乍，连话都不会说了。

朱毓媿吓得魂飞魄散，一边喊着：“清，清，你振作些……”一边催促掌柜去请大夫。

袁紫清目光黯淡，对朱毓媿笑道：“放心……死不了……”手掌翻开，露出芥川鸣赠予的药丸瓷瓶。

朱毓媿立即回过神来，连忙打开瓶盖，倒出一粒药丸，喂他服下。药丸在袁紫清唇舌间化开，如一道清泉般徐徐流入袁紫清胃里。约莫一盏茶工夫，袁紫清的双眸渐渐恢复了神采，欲伸手拔箭，却没有力气，含糊道：“拔……拔箭……”

朱毓媿见断箭插得极深，哪敢乱拔，含泪道：“我……我不敢……等大夫来……大夫很快就来了……清……你忍着点……”

袁紫清胸口的箭伤濒临肺部，勉强挨到大夫过来，已是意识模糊。大夫利落地拔出他胸口的钢箭，那一瞬鲜血喷涌而出，溅得整个床榻都是斑斑血迹。

袁紫清一声不吭，晕死了过去。

袁紫清昏睡了三天，终于悠悠醒转。他张开双眼，正对上一双殷殷关切的眸子。

朱毓媿喜极，道：“清，你终于醒了。”

袁紫清意识渐渐清明，胸口箭伤处和身上烧伤处隐隐发疼。他哆嗦着嘴唇，喊了一声：“媼儿……”

朱毓媼扶他起身，在他身后放了一个软枕，又喂他喝了一点水，方才嗔道：“你竟拿作案用的迷药来对付我！”

“我若不这么做，你定又吵着要跟去。”

朱毓媼静默片刻，才道：“皇太极暴毙的消息早已传开了。”

袁紫清道：“只可惜我没能亲眼看他死去。”

朱毓媼道：“听说皇太极死得离奇，你是怎么做到的？”

袁紫清于是将毒杀皇太极的过程娓娓道来，又道：“我纵然挨了一箭，险些性命不保，却也成功毒死了他，真真合算得紧！”

朱毓媼心中涌起一股复杂的滋味，道：“原来你在倭国便已计划要毒杀皇太极了，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袁紫清道：“告诉了你，只是让你白白操心而已。”

朱毓媼道：“不管怎么样，你总算是手刃仇人了。幸好你最后平安无事，不然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袁紫清凝视着他，硬生生从唇齿间逼出一句：“我还有一个仇人。”

“什么？”朱毓媼讶然扬眉，“不是只有一个皇太极吗？”

袁紫清淡淡地道：“当然不是。”

朱毓媼不由得紧张了起来：“那人是谁？”

袁紫清深深地凝视着她，目光悲悯不舍。

“你为什么这样看我？”朱毓媼被他看得心里发慌，又问，“那人究竟是谁？”

袁紫清身子前倾，沉静地问：“你真的想知道吗？”

“嗯。”

袁紫清沉默片刻，道：“那个人就是……”

朱毓媼一颗心提到了嗓子眼：“是谁？”

袁紫清忽然伸手将她的头发揉成一个稻草窝，笑道：“不告诉你。”

朱毓媼气得火冒三丈，道：“什么嘛！”

袁紫清目光悲悯更甚：“过不了多久你就会知道了。”

“什么意思？”朱毓媼一时云山雾罩，“我越来越不懂你了，你——”话未说完，嘴唇已被袁紫清的嘴唇封住，只觉得他呼吸急促，全身烫如火烧。

她轻轻推开他，嗔道：“你还有伤呢！”

“哪有这么娇贵？”袁紫清扯出一个邪魅的笑，“况且我伤的又不是那儿……”

袁紫清是久旷之身，他虽然重伤初愈，力气却大得很。朱毓媼一点挣扎的余地也没



有，没多久身上的衣裳一件件不翼而飞。袁紫清又飞快地脱去自己的衣裳，然后紧紧搂着她，吻着她每一寸肌肤，疾风骤雨般在她身上予取予求……

“媿儿，媿儿……”袁紫清喘着气，那声音仿佛隔着鹊桥的呼唤。

朱毓媿心中油然生出一种感觉，现在他的内心仿佛极度不安和焦虑，极害怕失去自己。

激烈的缠绵、紧密的纠缠，袁紫清像是饥渴已久的野兽，恨不得将朱毓媿融入自己骨血里……

末了，他终于筋疲力尽，沉沉入梦，却不肯稍稍放开她，紧紧地和她挨在一起。

袁紫清伤口完全愈合已是两日后的事了。

掌柜、伙计见袁紫清健步如飞，神采奕奕，都惊得舌桥不下，当时断箭插得那么深，拔箭的那一瞬血溅三尺，换作一般人早就活不了了，哪能这么快就恢复元气！

妖怪，一定是妖怪！

掌柜、伙计看袁紫清的目光充满恐惧。

客栈门口长了两株高大的松树。临去前，袁紫清捡了一把松针。

朱毓媿问：“你捡松针做什么？”

袁紫清淡淡地道：“过不了多久你就会知道了。”

什么嘛！又是这一句。朱毓媿气得发怔。

神神秘秘的，究竟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二人回到京师已是夕阳西斜。袁紫清找了间客栈落脚，朱毓媿独自回到紫禁城。

坤宁宫的人见到朱毓媿，都像是见到鬼似的，下巴都快掉到地上了。

绿萍原本端着一壶茶，乍见了朱毓媿，茶具顿时脱手，“咣啷”一声，摔得粉碎。她揉揉双眼，似是不敢置信，道：“公……公主！”

朱毓媿见了绿萍也是不胜欢喜，却也不着急和她细叙契阔，道：“母后病了，我先去见母后。”

绿萍面容一瞬间褪去了血色，欲告诉朱毓媿实情，却不知该如何开口，眼睁睁看着朱毓媿迈进殿内。

早有宫人向周皇后禀报了公主归来的消息。周皇后扶着英华的手从内寝姗姗走出，正好与朱毓媿对上眼。

“母后？”朱毓媿还以为自己眼花，眼前的周皇后神清气闲，哪像是病重的模样。

“回来啦！”周皇后的语气仿佛朱毓媿只是去了一趟御花园。

朱毓媿怔怔地道：“您不是病了吗？”

周皇后道：“不这样说你会回来吗？”

仿佛有雷霆击落脑门，朱毓媵身子一震，眼前发黑，目光充满震惊、错愕、愤怒。她猛地扭头瞪向垂眉敛目的绿萍，咬牙切齿道：“你骗我！”

绿萍慌忙跪下，道：“殿下恕罪！”

“是本宫要她这么做的。”周皇后缓缓走向朱毓媵，叹道，“你瘦了一圈。”便要握住她的手。

朱毓媵倒退一步，眼神全是戒备。周皇后的手握了个空，略微有些尴尬，她将手放回袖中，冷冷地道：“一年未见，你要跟我这般生分吗？”

朱毓媵满腔的思亲之情全都化作灰烬，愤然道：“母后怎能用这种方式欺骗我？为了逼我回来，你竟不惜诅咒自己！还利用我对绿萍的信任逼她写下这封信！”

周皇后的一腔拳拳关心顿时烟消云散，面色一沉，道：“好不容易团聚，你一定要这样针锋相对吗？”

朱毓媵冷冷地盯着周皇后，想到这阵子的忧虑牵挂，只觉齿冷不已：“母后好算计！是我糊涂，浑忘了母后过往的手段！我不是伤心母后辜负了我的信任，而是懊悔自己傻傻地相信了母后！”

周皇后气往上冲，喝道：“公主累糊涂了。来人，带公主回房。没本宫的命令，不许她离开房门一步。”

“殿下得罪了。”两名太监立即架住朱毓媵的身子。

“母后！”朱毓媵不敢相信母后会这样对她，气得脸色发白。

周皇后拂袖道：“带走。”再不瞧朱毓媵一眼，转身留给她一个决绝的背影。



第一百四十六章

再遇采莞



淡月疏星，夜色流殇。昨夜风兼雨，帘帟飒飒秋声。烛残漏断频欹枕，起坐不能平……

袁紫清站在窗边，凝望着灯火通明的紫禁城。那望穿秋水的眼神，好似可以穿过重重宫墙，看见朱毓媵站在窗边仰望着月亮的身影。

没有她的夜晚，竟是起坐不能平。

袁紫清克制不住内心的冲动，正欲像从前那样溜进宫里找她，转念一想，此刻她必定守在周皇后的病榻旁尝药侍膳吧！

他百无聊赖，慢慢踱到街上。香车宝马，行人如织，繁华喧嚣依旧。

他忽然想起了萧采莞，离开京城的那一晚她哭得梨花带雨，求自己不要去盛京。时隔一年，那痴情的小丫头不知到哪去了？

正思量间，忽听身后一个熟悉的声音喊道：“公子！”

袁紫清回头张望，讶然道：“采莞！”

竟如此凑巧，正念着她，她就忽然闯入自己的眼帘。

萧采莞似是不敢置信，愣然注视他一晌，忽然忘情地投入他怀里，抽抽噎噎地道：“采莞没有瞧走眼，真真是公子！”

她的头正巧撞在袁紫清胸口箭伤上。那箭伤才刚愈合不久，这么一撞，袁紫清的胸口一阵气血翻涌，忍不住蹙眉闷哼一声。

萧采莞脸上一红，飞也似的跳开，垂手道：“公子勿怪，是采莞失礼了。”

“不是这样……”袁紫清抚着胸口，调匀气息，“我受了伤，你刚好撞在伤口上。”

萧采莞听他受伤，急切道：“怎么受伤的？可好些了吗？去看过大夫吗？伤口还疼吗？”

袁紫清失笑道：“我不是还能好好走路吗？”

萧采莞道：“是采莞多虑了。”

袁紫清盯着她一晌，眼前佳人柔桡嫋嫋，别有一番弱柳扶风的动人风姿。他道：“这一年可好？”

萧采莞道：“采莞目前在惠王府当差，这会儿是出来采买用品的。”

“惠王朱常润？”袁紫清挑了挑眉，“万历的六皇子、崇祯的亲叔叔，原封地在荆州，因湖广一带发生战事，所以来京师避难。”

“采莞深信公子总有一日会回到京城。”萧采莞深情地看着他，“惠王说长平公主失踪了，又觉得皇上的反应很奇怪。照理说公主失踪应派人四处寻找才是，宫里反而一点动静也没有，倒像没有这个公主似的。采莞真真好奇，你们这一年究竟去了哪里？”

袁紫清指着茶楼道：“别站在风口上，进去说话。”

二人落座，伙计眉开眼笑地过来招呼。

袁紫清对伙计说道：“沏一壶雀舌毫来。”又问萧采莞：“可用过饭了？要不要吃点什么？”

萧采莞颌首道：“采莞出门前使用过了。”

袁紫清看着她纤细的手腕，叹道：“多吃一点，我瞧你清减了不少。”

仿佛有春水徐徐流过萧采莞的心梢，自认识他以来，他从未这样关心过自己。萧采莞眼眶微微发涩，道：“多谢公子。”

不多时伙计端上茶来，还有一碟桂花糕和一碟干果。

袁紫清端起茶壶斟了两杯茶，将其中一杯递给了她，缓缓说起盛京和倭国的往事。他的话里带着一丝缅怀的语气，仿佛说着一个已逝去的梦，也仿佛诉说着他的一生。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如花美眷，似水流年，终究是好梦易醒，彩云易散。梦醒后，恍觉世事漫随流水，算来一梦浮生，淡淡的惆怅尽在不言中。

萧采莞不觉辛酸，从袁紫清的语气中，完全可以感受到他内心强烈的无奈，原来身不由己是那样的令人抑郁。

他眼前的路已望到了尽头，但是他的灵魂仿佛还滞留在倭国的樱谷中。篱笆下的牵牛、蔷薇、向日葵等花卉争奇斗艳，菜田青蔬珊珊可爱，瓜棚丝瓜累累结实，大盆栽里的并蒂荷花迎风绽放。十里樱花，落英簌簌，乱红如雨，凄迷如梦，秋千架上伊人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一切的一切，都恍若昨梦！

萧采莞轻叹一声：“公子心里舒坦多了吗？”

“舒坦多了。”袁紫清淡淡一笑，“当日你说你要开解我心中的苦，我原本只是听听罢了，却没想到真有一日我会和你在此品茗闻香，促膝长谈。”

